

# 阿提加斯与 乌拉圭的解放

---

〔英〕约翰·斯特里特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阿提加斯与乌拉圭的解放

下 册

〔英〕约翰·斯特里特著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4年·沈阳

## 第六章

### “故 国”

#### (一) 东岸省，1814—1815

不出人们所料，爱国者占领蒙得维的亚，并未导致东岸省的统一，也未导致和平与繁荣局面的扩展，其结果只不过是该城与本省其余地区之间，继续保持着分裂的状态罢了。这个时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兵力，已在这座要塞城市中筑壕固守，而东岸省人则占据了乡村。这种局势是否会引起公开的战争，或者是否会找到某种和平的解决办法，已经过了好几个月，还看不清楚。双方始终都在小心翼翼地互相猜忌着，阿尔维亚尔的行动更是居心叵测。他在夺取蒙得维的亚之后，最初采取的一个行动，便是预先主动地让奥托古埃斯师团占领蒙得维的亚，以松懈其戒备，然后于6月26日，在拉斯—彼德拉斯向奥托古埃斯师团进攻并击溃之。

他将城内的全部武器都收集起来，并把八千多支来福枪和三百三十五门炮这样一批蔚然可观的战利品，连同保王派的小舰队，以及其他作战物资，尽数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甚至连卡洛塔·华金娜公主作为礼物赠送的印刷机，也包装起来，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蒙得维的亚已被洗劫一空。

布宜诺斯艾利斯迅速地撤换了地方当局，而派出参议院主席尼古拉斯·罗德里格斯·培尼亚，作为中央政府的特命总代表，去统辖蒙得维的亚。他在7月14日接任，19日解除了市政会成员的职务，同时下令选举由他指定姓名的新官员。如果可能，整个东岸省，都要按照被占领的敌国领土来对待。

这虽然无法证明是专门针对东岸省爱国者而开展的一种有意识的运动，但却可以肯定，这个新政权继续存在下去，结果就将剥夺全省居民的大量财产，不论他们是克里奥尔人，还是西班牙人，而且也将确认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于该省的生活，拥有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固的统治权。例如，6月2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设立的海上战利品裁

判所，其统辖期间，恰好赶上要扣押在该城被占领时停泊港内所有那些属于蒙得维的亚的船舶与货物。同时为了裁判财产问题而设立的一个新法庭，也查封了东岸省人的大量土地和许多房屋，法庭虽然引用了漏洞百出的证书，但通常这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在阿提加斯手下供职的人，其财产几乎是自动地遭到了查封，不允许替缺席的物主进行任何辩护，西班牙人的财产，便干脆予以没收。蒙得维的亚人还受到沉重的普通税与特别税的勒索。集权派的巧取豪夺是贪得无厌的。例如，从前是蒙得维的亚派往西班牙朝廷的使节，而现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内务部长的埃雷拉，曾提出要求并且被判给了二万二千比索，作为他在西班牙停留期间的费用，实际这笔钱在1810年五月革命以前，就已经付给他了<sup>①</sup>。阿提加斯看到了这一切情况，而随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日益迅速地失去民心，他便又重新恢复了全部威望，在这以前，由于卡皮利亚—德—马西埃尔代表大会的结果，他的威望本来已经部

<sup>①</sup> 包萨：前引著作，第3卷，第203—207页。

分地消失了。他的弟弟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和他的朋友加西亚·德·苏尼加都重新归了队，他也再次成为国内的一个伟大人物。但是他打算首先与这个政权和平相处。

等到阿尔维亚尔占领了城市，并且摊出了他的牌，阿提加斯便马上通过巴雷罗、加西亚·德·苏尼加和卡列罗斯等使者，向他交涉，希望达成某种和解。7月5日，达成了协议，经最高执政官波萨达斯批准，于9日由阿尔维亚尔与阿提加斯的高级代表们签署了一项公约<sup>①</sup>。这些条件是，首先，最高执政官应当为被判决丧失公权而受到伤害的阿提加斯，发布“一项恢复身份与名誉的声明”。其次，要任命阿提加斯为东岸省边境与乡村地区的总司令官，并在这一地区拥有充分的权力。东岸省将为制宪议会选出代表，而在颁布宪法之前，应每年召开省议会一次，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本省的要求。东岸省系属联合省所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承认和服从中央政府。最后，恩特雷里奥斯和

---

<sup>①</sup> 公布的文件，见皮维尔·德沃托与冯塞卡·穆尼奥斯：前引著作，第163—182页。

科连特斯曾经宣告依附于阿提加斯，这位赫非不得以它们的领土为目标，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要求；它们也不得因为曾经听从他的领导，而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惩罚。

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然愿意谈判成功，因为革命与战争所造成的一切困难，自从波萨达斯就任以来，并未有所减轻，反倒随着阿提加斯联邦主义向其余省份的传播，随着西班牙和斐迪南七世的释放而有所增加。这又是一种万事需要和平的局面。然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让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诚意，只不过打算赢得时间，以便聚集新的力量来搞垮阿提加斯罢了。她已经完全不顾死活了，所以竟然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要按照合理的条件归顺西班牙的建议；统治集团的代言人波萨达斯和阿尔维亚尔，对此都表示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斯特兰福特的赞助。阿尔维亚尔甚至向英国发出间接的邀请，让她来接管全部西班牙南美洲，而波萨达斯则公开承认，不管他们的统治者叫“国王、皇帝、长凳还是小凳”，都无关紧要。他写道：“我们的需要，是有秩序地生活，享有和平，而当我们被那些司空见惯的人们统治时，我们就将永远也达

不到这个目标。”<sup>①</sup>这是一种赞成君主政体的议论，从1814年中期起到1819年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集权派的政策中，便显然可以看出一股强烈的君主主义倾向。阿提加斯遵循他那个建立联邦与共和制国家的目标，就象反对通敌叛国一样，为反对这种倾向而进行了斗争。在这种气氛里，阿尔维亚尔不可能诚心诚意地接受阿提加斯的建议。当罗德里格斯·培尼亚在7月份接管蒙得维的亚行政机关的时候，他也不可避免地要猜疑这位“考迪罗”的每一个行动，特别是因为几股武装人员（本省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对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负忠顺的义务）袭击了掌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手中的马尔多纳多，并在路上犯下了许多暴行。他指责阿提加斯说，这些袭击要么是他下令进行的，要么就是他纵容了他们，并

<sup>①</sup> 英国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非正式领事斯特普尔斯于1814年5月8日及8月10日致外交部信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案72（西班牙）/171；波萨达斯1814年9月12日致斯特兰福特的信件，见《斯特兰福特通信集》，第168—170页；波萨达斯1814年9月14日致萨拉特亚信件，见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总档案馆，殖民时期部政府栏，案卷2—1—1；波萨达斯的信件发表于B·米特雷著，《贝尔格拉诺与阿根廷独立史》，第2卷，第233页。



听任他们不受惩罚<sup>①</sup>。这位总代表派出军队去保护其他地方,而这是一种违反7月9日公约条款的行动,因为按照条款,乡村地区已经交给阿提加斯管辖。所以,这就又轮到这位赫非对布港人失去了信任,尤其是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8月中,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肯于履行公约中的其他条款。

大概是因为阿提加斯的战争准备,以及同一时间里,他的影响在利托拉尔的扩大,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弄得神经有些紧张,于是她在8月17日,终于发布政令,恢复了这位赫非的职位,重新授予他阿根廷上校的军衔,并任命他为东岸省乡村地区的总司令官。但是没有提到7月9日的公约,也没有履行它的另一些条款;实际上,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来就没有批准过这个公约<sup>②</sup>。阿提加斯十分恼怒,把他的上校委任状给退了回去,附带声明说“有益于我的国家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很高的奖赏了”,

<sup>①</sup> 罗德里格斯·培尼亚致波萨达斯信件,载于皮维尔·德沃托与冯塞卡·穆尼奥斯:前引著作,第168—169页。

<sup>②</sup> 布告:同上书,第176页。

同时要求将公约发表<sup>①</sup>。为了支持他的主张，他毫不迟延地采取行动，切断了蒙得维的亚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全部陆路交通，结果他和集权派双方，都为这场不可避免的公开战争，作好了准备<sup>②</sup>。联邦主义者魁首阿提加斯支持下的联邦派，与阿尔维亚尔指挥下的布港人之间，在利托拉尔各省爆发了战争。8月间出任东岸省总督监督官的索莱尔上校，与率领一支军队在科洛尼亚登陆的阿尔维亚尔部会合，从蒙得维的亚开始，向内地展开了进攻，想要把联邦派的对抗，粉碎在它的策源地。阿提加斯的部将奥托古埃斯、里维拉和拉瓦列哈<sup>③</sup>，用他们的民团骑兵队，以松散的游击战来反抗入侵者，而阿提加斯本人，则从他设在乌拉圭

① 阿提加斯1814年8月25日致罗德里格斯·培尼亚的信件，同上书，第179—180页。

② 罗德里格斯·培尼亚1814年8月29日致阿提加斯的信件，同上书，第182页。

③ 胡安·安东尼奥·拉瓦列哈，此时还是里维拉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但以勇敢善战出名，并具有一位未来的伟大首领的明显特征。参阅E·德·萨尔特拉因与埃雷拉合著：《拯救祖国的拉瓦列哈》。这是一部论述一位以前未受到充分注意的首领的重要著作。

河两岸上的营地，指挥着这次在利托拉尔和在东岸省两地展开的联邦派的战役。

9月间，里维拉在伊河岸上获得小胜，但整个说来，这次战役却不利于阿提加斯的队伍。布港人在恩特雷里奥斯打败了布拉斯·巴苏亚尔多统率的联邦派；在东岸省，阿提加斯被迫从内格罗河退到紧靠北部边界的阿雷伦瓜。阿根廷的上校多雷戈（他本人后来也将成为一个联邦派的领袖），10月在东岸省东部击败了奥托古埃斯，俘获了他的炮兵和军队的家属，包括他本人的家属在内，并迫使他到南里约格朗德去避难。多雷戈下一步就向里维拉进攻，里维拉撤退到乌拉圭河，然后，偕同来自阿提加斯的援兵，转过身来，把多雷戈赶回科洛尼亚城的掩护部。这是一场残酷的战役，多雷戈对当地人民尤其残酷。内战总是极为残酷的，这次内战实际就是这样<sup>①</sup>。

<sup>①</sup> 当多雷戈在科洛尼亚的时候，他曾为他的军官组织了一次跳舞会，在会上，他亲自把刺激性药品投给本城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这个故事也许真伪不辨，但它确为当时一些有资格的观察家所谈论（拉腊尼亚加与格拉，引自阿塞维多，《历史的见证》，第2卷，第450页）。这很可能是阿根廷军官狂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阿提加斯和奥托古埃斯，9月间，都在巴西，同葡萄牙政府、西班牙代办比利亚尔瓦以及卡洛塔公主，进行谈判，争取在他们与布港人进行的斗争中，能够得到支援。奥托古埃斯竟然主张说，东岸省过去承认了斐迪南七世，而他如今是西班牙在位的国王，所以东岸省应该得到这位国王的葡萄牙盟友的援助，而阿提加斯则表示要打下东岸省，并把它移交给葡萄牙。阿提加斯已经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贯背叛行为逼得无路可走了，而且，这的确是一种迅速取得救援的计谋。阿提加斯运用了这种戴上“斐迪南七世的假面具”（这是蒙特亚古多的说法，不过上文与这里不同）的求援手段，乃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事例。我们把他这个行动，跟布宜诺斯艾利斯向西班牙

欢宴乐所引起的一种反应。从奥托古埃斯动人的词句中，可以断言他的家庭是遭到多雷戈虐待的。“我的女儿，是我最心爱的，而她却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男人性欲牺牲品，残暴地摧残了她的天真无邪！这对于一个忠诚的和热爱家庭的父亲来说，该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画啊！难道这就是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政府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吗？！……”（同上书，第451页）。奥托古埃斯也提到了，由阿根廷军队所引起的“破坏、毁灭与残暴的行为”。

请求妥协，甚至于请求一位西班牙亲王，在拉普拉塔河地区成立一个新王国的事情对照起来，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如果说某些布港人集权派是信仰君主政体的话，那么，阿提加斯则绝非如此<sup>①</sup>。东岸省人的这些计策，到头来并无任何结果，只不过奥托古埃斯得到了允许，可以在南里约格朗德避难，比利亚尔瓦也赠送了大约二百支来福枪，以便引诱阿提加斯及其部下，为了希望得到更多的援助，而始终追随他。奥托古埃斯的呼吁，并没有骗得过任何一个人<sup>②</sup>。

但是，从这些谈判当中，却多少可以了解到东岸军在1814年的规模和状况，因为奥托古埃斯的使者们，在请求弹药和给养的时候，列举了一切细

<sup>①</sup> 雷德鲁埃略与卡拉巴卡1814年1月出使里约热内卢和里奥格兰德的文件，载于皮维尔·德沃托与冯塞卡·穆尼奥斯，前引著作，第185—192页；1814年阿提加斯与里奥格兰德谈判文件，见同书，第195—200页；巴雷罗出使里奥格兰德的文件，见同书，第203—205页。

<sup>②</sup> 比利亚尔瓦1814年11月27，29日于里约热内卢致在塞维利亚的圣卡洛斯公爵的信件，其中说明了详细情况，并且附有奥托古埃斯给雷德鲁埃略与卡拉巴卡的任命状和训令，见塞维利亚西印度总档案馆，国家档案第9号案卷。

节。为了掩盖阿提加斯的真正实力，这些细节大概是假造的；不过，它们至少可以把部队的规模告诉我们。据说，全部兵力为五千人，都是骑兵，然而也能够当作步兵来作战。有两个团：布兰登格斯团（Blandengues），或称轻骑兵团，团长是阿提加斯；另一个是东岸龙骑兵团，团长是奥托古埃斯。他们需要一千五百支来福枪和相应的装备，还需要“相当数量”的手枪和军刀。还要求两只药箱，配上两名胜任的军医。至于给养，因为这支军队所到之处，干脆可以从当地的畜牧场随意取得鲜肉，所以只需要烟叶，卷烟纸，以及他们称之为“坏毛病”的马黛茶<sup>①</sup>。

尽管是在这种情况下，总督监督官索莱尔仍然发出命令，选举东岸省参加制宪议会的新代表，于是蒙得维的亚的市政会便向乡村地区发出了通报；但仅有那些靠近城市的地区，按照要求派出了选举人。这些地区除了服从之外，别无他法，而他们的选举人也就在10月24日，只代表蒙得维的亚

<sup>①</sup> 雷德鲁埃略与卡拉巴卡1814年11月28日致比亚尔瓦的信件，载于皮维尔·德沃托与冯塞卡·穆尼奥斯，前引著作，第188—190页。

的那些选举人一起开会，并选出佩德罗·费利西亚诺·萨恩斯·德·卡维亚和 P·F·佩雷斯作为他们的代表，奉命去请求通过若干法案，以便给这个乱成一团的省份，带来保障和繁荣。

东岸省看来好象是安定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奥托古埃斯和阿提加斯已经不那么活跃了，于是阿尔维亚尔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接过了抗击秘鲁保王党的北方战役指挥权，去推进他的自我扩张计划。但是东岸省的抵抗仍在继续，并且逐步增强，到了12月间，最高执政官便命令当时在战役中指挥全体布港人军队的索莱尔，采用一种新的最为调和的方法，在三个月内，完成绥靖工作。其方法是，所有的军官、军士和游击队的首领，凡持武器被捕者，一律枪毙，而兵士和省内的散兵游勇，则应强迫他们在阿根廷军队里服役。“这样一来，恐怖将会产生理性与公益心所不能产生的效果”<sup>①</sup>。恐怖主义，是那些自知大势已去的人们所采取的手段。赋税本来已经很重了，却还要使之达到令人无法负担的程度，以便支付与阿提加斯作

<sup>①</sup> 1814年12月23日，包萨：前引著作，第3卷，第215页。

战的费用，甚至连蒙得维的亚也向最高执政官本人诉苦：重税的后果如何，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了<sup>①</sup>。

瓜亚博斯战役，就是带着这样一些前兆开始的，而它所导致的结果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队最后被逐出了东岸省。索莱尔把所有可用的骡马都聚集起来，并派多雷戈兼程北上，去突袭里维拉。当时里维拉正以劣势兵力，毫无疑问地驻扎在内格罗河以北<sup>②</sup>。里维拉战败，并在敌兵追击之下，一天的工夫边战边跑，几达四十哩，但到当天未了，他却突然掉过头来，打退了阿根廷人。双方休息了两天，接着，处在克圭河畔的里维拉，得到了阿提加斯派出的一支援军，即包萨所辖的八百名轻骑兵，他当时正在指挥全部东岸军。

包萨把多雷戈再向南追逼到梅塞德斯镇，继而又进一步把他打回科洛尼亚。索莱尔被迫将大

① 蒙得维的亚市政会1814年11月4日致最高执政官信件《草稿》，藏于蒙得维的亚国家总档案馆，前政府档案馆存档，第436册，以及484册，第56及57手抄页。很多家长因无力纳税，在监狱中受苦。

② 蒙得维的亚市政会1814年12月9日致索莱尔信件《草稿》，同上，第436册。



本营迁回拉—弗洛里达。正在这个紧要关头，阿提加斯命令包萨后撤，以便保卫毫无防御的内地人民，免得他们遭受野蛮的印第安人可能进行的袭击，于是包萨就在梅塞德斯附近扎下了营盘。在这里，轻骑兵忽然发生哗变，因为里维拉以违法的惩罚方式，打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里维拉受到了侮辱，他被剥光了衣服，并被迫躲藏起来以保全性命；包萨为了防止一场巨大的灾难，便发出紧急警报，假称敌人来袭，号令全军进入战斗状态。这个计策成功了，因为在与战斗问题攸关的时刻，纪律起着严格的约束作用。阿提加斯接到了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他表面上相当严厉，把所有各路军队都召集到内格罗河以北，进行审议，但他却有意地避免分担责任，而将各路军队进行了改编。对待那些人，这确是一个最聪明不过的办法。

多雷戈利用这个机会，又重新向内地进犯，阿提加斯于是派包萨带领一千人前去阻挡。阿根廷人在克圭河对岸向北方挺进，最后来到瓜亚博斯河与阿雷伦瓜河的汇合处。1815年1月10日，双方军队都在那里设了营，彼此相隔不远。包萨在侦察中发现，他的敌手共计有一千七百人，并且装备精